

神印王座

外传

唐家三少 著

大龟甲术

上



强者云集的聚灵大陆
身怀绝技的个性少年 叹为观止的独门法宝

唐家三少创作13周年 全新力作 精装典藏

【一个深藏于心的秘密】【一种叫大龟甲术的游戏】【九颗神秘诡异的骰子】

神之能力霸气回归 古老秘术震撼登场

山东画报出版社

大 龟 甲 师

唐家三少 著

山东
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龟甲师. 上 / 唐家三少著. — 济南 :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474-2181-9

I. ①大…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7136号

DA GUI JIA SHI

大龟甲师(上)

唐家三少 著

责任编辑 许 诺

总 监 制 梁 洁

策划编辑 黄香春

统筹编辑 朱碧倩 尚 姝

装帧设计 田星宇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 82098470

市场部(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邮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8印张 307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目 CONTENTS 录

楔子	001	第十六章 将奸商进行到底	066
第一章 十害之首	002	第十七章 王老虎看病	070
第二章 收留林薄	007	第十八章 清场	074
第三章 少年不跪	011	第十九章 火上浇油	078
第四章 收费广告	015	第二十章 『死』字现	083
第五章 遴选之日	019	第二十一章 大龟甲术	087
第六章 一言道出通神路	023	第二十二章 居然是个游戏	091
第七章 重逢	028	第二十三章 夺舍？	097
第八章 匪夷所思的构想	033	第二十四章 做早饭	101
第九章 见证奇迹的时刻	037	第二十五章 二级带来的变化	106
第十章 分别	042	第二十六章 美丽的误会	111
第十一章 八方城	046	第二十七章 利用价值	115
第十二章 寻找住处	050	第二十八章 贵圈真乱	119
第十三章 神器	054	第二十九章 用钱砸	123
第十四章 制造一个大新闻	058	第三十章 小心眼	127
第十五章 神术？	062	第三十一章 反咬一口	131



目 CONTENTS 录

第三十二章 完美谢幕	135	第四十九章 长大了	212
第三十三章 神力	140	第五十章 修改版本的故事	216
第三十四章 跟踪者	145	第五十一章 我支持你	221
第三十五章 都一样	150	第五十二章 看着我的眼睛	227
第三十六章 重建神族	154	第五十三章 离别，埋伏	231
第三十七章 遇见两个熟人	158	第五十四章 『衰』字现	236
第三十八章 教育冯熊	162	第五十五章 欲擒故纵	241
第三十九章 落入彀中	167	第五十六章 真容的杀伤力	245
第四十章 意外情况	171	第五十七章 齐乔氏	249
第四十一章 不讲理才是高人	175	第五十八章 对症下药	253
第四十二章 唯一的优点	179	第五十九章 信念	257
第四十三章 制定策略	184	第六十章 信仰	261
第四十四章 难道要挖坑埋自己？	188	第六十一章 震惊众人的灵元渡	265
第四十五章 一场完美的表演	193	第六十二章 第一次开会	269
第四十六章 母女	198	第六十三章 史朝天	273
第四十七章 走在老路上	203	第六十四章 黑龙在手	277
第四十八章 抢地盘去	207	第六十五章 酝酿中的风暴	281



楔子

三千世界，母神所创，中有聚灵大陆，阶级分明。仙界为尊，次之为修，再次为凡。

仙界高高在上，受供奉而不能干涉下界。下界各修真门派，设办事处统治领民。大陆下界，门派过百，实力为尊，以门派属地为独立王国。各派之间，争斗不休，延续至今。

有神族者，以母神后裔自居，神族有龟甲师，以大陆禁术大龟甲术护佑本族，游离于三者之外。聚灵大陆百仙齐聚，倾力一击，该族湮灭，血脉不知所踪。



第一章

D A G U I J I A S H I

十害之首

仙葩山方圆五百里，奇峰林立，主峰神女贡山终年云雾缭绕，传说为母神之女的居所。

千机门就在山中，以奇巧之道立足大陆修真界。山南麓有匠镇，会聚能工巧匠，为千机门服务，也是通往千机门的必经之路。

清明时节，春雨如丝。

山间小路上，行人三三两两。

“嘎吱嘎吱”的声音在旷野上回荡，行人没有回头，便纷纷避让。

发出声音的是一头两米高的木牛。

能够制作木牛的匠人有很多，但是能让木牛负重千斤的匠人，只有一个。

木牛前行的速度不快不慢，一名少年正坐在牛背上的竹椅子上打盹，一把油纸伞撑开，竖在身后的木管内，细雨随风，打湿了少年的裤管。

“路小爷好！”避让到一旁的行人纷纷出声，讨好地跟少年打招呼。

牛背上的少年有一头乱糟糟的短发，一张俊秀的脸，嘴角带着不易察觉的邪气。他眼睛都没睁开，嗯了几声，就算是回应了。

“有人要跳崖！”突然有路人惊呼道。牛背上的少年直起身，看了一眼山径尽头的断魂崖，崖边果然站了一个人。

“真有人要跳崖啊，哎，站这么久都不跳，我去推下他。”

牛背上的少年从身边的六合包里抓出一把弩，对着崖边的一棵老松树扣动扳机。

“唰！”箭矢如电，精准地射在树上。“咻”的一下，弩消失不见，路小爷的手里多了一只小木猴，小木猴顺着一根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细丝飞也似的蹿到老



松树之上，将一个滑轮紧紧缠在树上，然后又顺着细丝滑了回来。

少年熟练地将自己挂在细丝上，拍了一下木牛，一阵声响传来，他人随声而去。

路人甲看不下去了，嘀咕一声：“真败家，这根上好的云蛛丝有2000米长，能换一枚元气石呢。”

一名拄着拐杖的老者看着远去的少年，不屑地斜了一眼之前说话的路人甲，道：“不懂就不要乱说，云蛛丝又细又韧，配合滑轮，是山间运载货物的利器。路小遗这娃娃，不得了哩。”

“有什么用，奇巧之术再高，也不过是一……”

路人甲刚说一半，便被老者大声打断了：“闭嘴，不要给匠镇肇祸！”

老者话音刚落，便见一个木人从路边草丛中跃出。木人手持木杖，狠狠落下，刚才被老者呵斥的路人甲被木杖击倒在路边的泥水之中。

这木人是遍布千机门范围内的岗哨傀儡，但凡有人鄙薄千机门，必遭其害。

被击倒的路人甲爬起来，对着木人作揖道：“小人该死，自己掌嘴10下。”说着，他动手打自己的脸，木人待他自掌10下之后，便“嗖”的一下缩回草丛中不见了。

“唉，浣母死后，再也没人能管束这娃娃，如今这娃娃竟成了匠镇十害之首。”路人乙顿足叹息。

嘴欠的路人甲伤疤还没好便又管不住自己的嘴：“那是，你干的丢人事也被影石记录下来了。”

路人乙怒道：“刚才岗哨没有打死你，现在我要打死你。”说着，他挥舞着拳头扑上来。两人打作一团，在泥水中翻滚。

崖边的少年衣衫破烂，看着深不可测的悬崖下方，几次想跃下，却迟迟下不了决心。

“这一次，我一定要跳下去！”破衫少年给自己鼓劲，结果脚刚伸出来，“嗖”的一下又缩回去了，他还是没勇气往下跳，不禁哀叹道，“我真是废物，连自杀都没有勇气。”

“真磨叽！”少年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就在少年惊悚回头的瞬间，他屁股上吃了一脚，身不由己地飞出去，落下悬崖。

“啊！”惨叫声传来，急速下落的少年闭眼等死，突然身子一顿，在百米高

的悬崖壁上晃动。

悬崖上围观的路人看到这一幕，纷纷道：“走了，走了，没啥好看的，又一个倒霉蛋。”

先前那两个厮打在一起的路人也都停了下来，继续沿着山路往镇子里走。

在“嘎吱嘎吱”的声响中，跳崖少年被拽上来了。少年看着面带讥笑的路小遗，惊恐之余，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抓起一根木棍朝着路小遗扑来：“让你踹我！”

然而下一刻，只听见“咻”的一下，少年被巨力拽着，吊在老松树的树枝上，手里的木棍落在了路小遗手里。路小遗在少年身上不轻不重地拍打着，道：“敢在小爷面前放肆！”

.....

木牛出现在镇子口，从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上走过，“嘎吱嘎吱”声不绝于耳。牛背上的路小遗哼着小曲儿，跷着二郎腿，丝毫不管路边镇民正捂着耳朵，一脸痛苦。跳崖少年的双手被绑着，被木牛用绳索牵着走在后头。

路小遗是匠镇人憎鬼厌的十害之首。以前他偷鸡摸狗的时候，还不太遭人恨，但自从浣母死后，这家伙仗着一身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奇巧之术，制作了各种傀儡，还用影石窥探各家隐私。虽然他并没有用此敲诈勒索，但谁要是不老实，被他遇见了，他就会用影石播放以那人为主角的精彩片段。

其他九害都想教训教训路小遗，结果一一栽倒在路小遗五花八门的手段下。

“小姨，吵死人了！”从路边的一个小院门口闪出一个少女的倩影，少女喝了一声。

牛背上的路小遗这才不情愿地拍停木牛，从木牛上滑下来，刚落地便抱怨：“青青，我说了多少次，不要叫我小姨，我是公的。”

少女青青走上前来，嫌弃地看了一眼后面穿着破衫的跳崖少年，熟练地将手伸进木牛嘴内，按了一下机关，木牛嘎吱嘎吱地乱响，很快变成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儿般大小的木箱。青青上前将木箱抱起：“扰民，没收了！”

“不要啊，这是我花了半个月才做好的，青青你……”路小遗一脸懊恼，少女青青假装没听见，消失在门后。

这时，院门口出现了一个少妇，对路小遗笑着道：“回来了。青青不懂事，你别跟她计较。我这就做饭，你想吃点啥？跟干妈说。”



“只要是干妈做的，都好吃！”路小遗的嘴跟抹了蜜糖似的。少妇梅金云用充满怜惜的眼神看着他，上前摸了摸他的脑袋：“嘴真甜！”

“干妈，我带他去找丐帮算点账，一会儿就回来。”人人畏惧、避让的路小遗在少妇梅金云面前却变得极为乖巧。梅金云虽然知道他转身就会变为人憎鬼厌的人，但她并不在意。三年前，如果不是路小遗把遴选费拿出来求药，她丈夫孟大强的命早就没了，而路小遗因此错过了参加三年一次的遴选的机会。她才不管别人怎么看路小遗呢，她只知道这是自己的好干儿子。

“去吧，早点回来！”她话还没说完呢，路小遗就牵着绳子，拽着少年走远了。

跳崖少年无比悲愤，心想：想我林薄，身怀奇志，父亲耗尽家资支持我，将我送来遴选，唯愿被选中，从此改变身份，不想路上先被劫匪抢劫，后被同行商队击伤。父亲抛下财物，忍着重伤，将我送到镇子外才气绝而亡。父亲下葬，连口棺木都没有。未等将父亲下葬，便又被丐帮打劫一通，装着衣物和干粮的随身包袱被劫走。老天为何如此薄待我父子？

神女庙，小镇丐帮的栖身之地。

路小遗懒洋洋地走来，就像牵着一头牲口似的，牵着林薄过来。

庙内避雨的乞丐看他进来，纷纷紧张地站起来，将手里的木棍对着他。

丐帮头子李泉是匠镇十害之一。他手下的乞丐坑蒙拐骗，好打闷棍，时时祸害往来行人、客商。

此刻，手持打狗棍的李泉却像见着鬼似的，战战兢兢地举着棍子。

“路小遗，别人怕你，我可不怕，我丐帮人多势众，打狗棍可不是吃素的。”李泉色厉内荏，他身后的小弟们也都显得底气不足。他不说话就算了，一说话众乞丐都往后退，把他顶在了前面。

“啧啧，打狗棍啊，我好怕。既然你有打狗棍，那我就给几条狗让你打着玩。”说着，路小遗伸手一掏，手上立刻出现了几个木球，只见他将木球往地上一抛，木球滚动之时，化作三条木犬。木犬没有叫，但是它们行动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配上它们那毫无生气的脸，更让人毛骨悚然。

“啪”的一声，打狗棍落地，李泉膝盖一软，跪下了。别看这是三条木犬，但被咬一口肯定会掉一块肉。

“路爷，您行行好，给条活路。”见老大跪下了，其他乞丐也纷纷跪下求饶。

半年前，路小遗不过放了一条木犬，就让丐帮鸡飞狗跳，现在可是三条呢。

“知道害怕了？来，再给你看点精彩片段。”路小遗一摆手，一块影石出现，同时，他手里多了一条记忆块，他将记忆块往影槽里一插。

影石上出现了一个院子，李泉正鬼鬼祟祟地踩着属下的肩膀，趴在院墙上往里看。

“李泉，要是被毒寡妇知道你干的这缺德事，她会不会来报复你呢？”

毒寡妇是匠镇十害之一，娱乐行业领军人物，她专买一些少女回来，强迫她们做苦力，其麾下有勇悍死士数十人。

李泉垂涎毒寡妇已久，他表白过一次，但被毒寡妇用洗脚水加马桶内的排泄物制成的混合物击退。那一次，他在小镇边上的清溪河下游洗了整整一个时辰，依旧难以消除难闻的气味。

目睹乞丐头子李泉跪在地上，双手将包袱奉上的一幕，林薄惊呆了！

离开神女庙的时候，林薄穿上从包袱里拿出来的干净衣服，低着头跟在路小遗身后。

摇头晃脑的路小遗趾高气扬地在街道上溜达，后面多了个小跟班。

突然，什么都不怕的路小遗脸色一变，抓住林薄的手，大声喊道：“快跑！”

林薄一愣，只见路边一栋楼的楼上出现了一个身材壮硕、体重难以估量的女子，女子手里挥舞着一面小红旗。

“小遗，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啊？”



第二章

D A G U I J I A S H I

收留林薄

“路小……爷！”林薄呼吸急促，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正想说些什么，却被路小遗一个眼神瞪得结巴起来。脸色比吃了狗屎还难看的路小遗回头，恶狠狠地说道：“再废话就割了你的舌头！”

林薄脖子一缩，小心翼翼地跟着路小遗往回走。

突然，“唰”的一声，一块肉急速飞来，眼看就要砸到路小遗脸上时，一条木犬跃起，咬住了肉块。

“胡屠夫，想偷袭我？你还嫩了点！”路小遗得意扬扬地叫嚣道。

街边的肉摊上，一个身材彪悍的屠夫斜睨着二人，道：“拿了我的肉，就别拍我婆娘。”

胡屠夫是匠镇十害之一，他独霸小镇肉品市场，以高价卖肉。

“一块肉就想收买我？再来两只野鸡！”路小遗鼻孔朝天！

胡屠夫哼了两声，低声道：“要野鸡你去找毒寡妇，我这儿只有山鸡。”

胡屠夫丢过来两只山鸡，路小遗歪歪嘴，林薄立刻将山鸡捡起，很合格的跟班。

“路小爷，山鸡和野鸡有什么区别？”林薄能感觉到路小遗并不是什么真恶人，于是壮着胆子问了一句。路小遗头也不回地道：“你果然很蠢！没看出来他是在找台阶下吗？毒寡妇？哼哼，小爷才不会送上门去……”说到这里，他再次回头狠狠地瞪着林薄，差点把后面的话说了出来。

在路小遗的偷拍生涯中，受到的最大的挫折就是在毒寡妇那里，他自然不能讲了。

进门的瞬间，路小遗立刻恢复了乖宝宝的模样，脸上笑容如春风：“我回来

了，今天有肉吃哟。”

梅金云一脸慈爱地看着他：“回来了，去洗洗。你干爹身体不好，不能走远路，没能去祭拜……”

“干妈，一家人就别说这个了。”路小遗进门后，便奔着后院去了。手上拎着一块肉、两只山鸡的林薄不安地站在院子里，朝梅金云鞠躬。

“阿姨好，我叫林薄，今后跟着路小爷混了。”

“乖孩子，赶紧把东西放下，也去洗一洗。吃了饭，我给你收拾地方，你就在这儿住下。”

路小遗极为不耐烦地招手道：“快点，磨叽个啥？”

放下东西后，林薄来到后门，一出门他便呆住了。生活在平原地区的林薄，从没见过依山而建的屋子，更没见过像这样以长长的竹管为渠，将山泉水引到家门口。

路小遗穿着条大裤衩，站在水管下面，被山泉水冲得哇哇乱叫。

饭桌前，孟大强坐在椅子上，表情沉重。当年他命悬一线，虽然被救下来了，但是落下了浑身乏力的毛病，只能做点编织之类的活。昔日的巧手孟大强已经不见了。

“小遗，再过一个月，遴选又要开始了，钱攒够了吗？”孟大强挤出笑容，看着这个令外人畏之如虎、却对家人极好的干儿子。

“够了，这一次让青青也去试试，选上了最好，免得她在家里待着，总祸害我的物件。”路小遗笑嘻嘻地走过来，伸手给孟大强捏肩膀。孟青青从楼上闪出小脸蛋，一双大眼睛瞪过来，用脆生生的声音叫嚣道：“臭小姨，你在背后说我坏话，回头我砸了你的狗窝。”

每次这丫头叫他，都要重点强调一下“姨”字。两人之间的舌战再次以路小遗完败结束，他闷着头扒饭。

一个月后，林薄的心陡然剧烈地跳动起来，脑海里就剩下“遴选”二字，看着美味的饭菜，却没什么胃口。

遴选是各修真门派选拔凡人为弟子的手段，报名费是每个人100枚元气石。一枚元气石等于1000枚灵石。元气石之上，还有元气玉。三者为聚灵大陆的通用货币，元气玉是修真者修炼的必备之物，在市面上极为罕见。

一想到遴选，林薄内心深处就燃起一股火焰，心想，我要参加遴选，为了证明



自己，也为了父亲。

夜晚，光着膀子的路小遗在油灯下挥汗如雨。锯子吱吱呀呀地响，一块块大小不同的木头接连落地。林薄抱着膝盖，目光呆滞地望着窗外。

孟家不大，林薄只能跟路小遗挤在一间屋子里。

“路小爷，你的傀儡不是可以干活吗？为何还要自己动手？”林薄回头，看见路小遗的手腕上有一个黑黝黝的胎记，形状像一颗珠子。

“你懂什么，这是玉木，是最好的制作傀儡的材料，一块就值30枚元气石呢。小爷如果不亲自动手，让这玉木被傀儡糟蹋了，小爷能一头撞死了去。”

路小遗说话很冲，他头也不回，小心地将地上的木块捡起来，就像对待心爱之物一般，用手抚摸了一会儿后才道：“好东西，这下我就能做出最好的傀儡了。”

“还能比千机门的傀儡更好吗？”林薄的语气中带着讥诮。路小遗回头，冷笑道：“论手艺，小爷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千机门强的不是手艺，而是能用特殊的手法炼制傀儡，组成傀儡大军。我一直没弄明白这种法子的原理，不过我迟早能弄明白的。”

“加入千机门不就行了吗？”这一次，林薄的语气激动了许多。

“也许吧。这种秘术想必会被藏得很严实，怎么也得是内门弟子才有机会接触到。你先睡吧，我去冲洗一番。”路小遗的语气则平和多了，平时他都是一个人住，现在多了个伴，他心态平和多了。

路小遗没去注意林薄的想法，他救林薄不过是顺手之事，接下来就得看林薄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在市井长大的路小遗见惯了世态炎凉，不会随便就相信别人。

这一觉林薄睡得很好，这些日子以来，他受到了太多惊吓，人一旦放松下来，疲惫感就全上来了，就会睡得特别沉。等他睁眼的时候，已日上三竿。他在心里暗暗叫苦，才被人家收留，怎么就贪睡了。

他急急忙忙地出了房间，发现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出了后门，他匆匆洗了把脸，看见正在石阶边上洗衣的母女二人，赶紧上去打招呼：“阿姨好，我来帮您吧。”

梅金云没计较他的贪睡，半大的孩子，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心善的她能够理解。

“起来了，小遗在西屋里忙活，再有三天要交一批货，你去看看能不能搭把

手。”梅金云笑着打发了他，青青噘着嘴哼了一声。梅金云伸手轻轻打了女儿一下：“小心眼！”

林薄饿着肚子来到西屋，见孟大强坐在靠椅上，一只手拿着一把尺子，一只手拿着一个傀儡部件，见他进来也不说话，只是对正在忙活的路小遗道：“抽查了三个，尺寸都对上了。”

路小遗看看林薄，随后道：“看你睡得沉，就没叫你。你先帮忙搬这些做好的部件，把它们摆在架子上。”

林薄没说话，赶紧动手搬东西，路小遗这才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这会儿青青进来了，拎着茶壶道：“这就做午饭，下午要去河里浣纱，林薄来帮忙搬东西。”

林薄看看路小遗，见他没发话，点点头道：“好，我记住了。”

午饭之后，林薄跟着青青出去了。浣纱就是从附近的染坊里头拿一些染过的布料来洗。路上有木牛拉货，还不算太累，但是到了河里，站在水中漂洗就没那么轻松了。青青嘴巴又刁，一边干活一边骂林薄是“少爷的身子，乞丐的命”。即便如此，林薄也咬牙坚持了一个下午，回到屋子里时，他已经累得不行了，躺在床上动都不想动一下。

西屋里的孟大强看了一眼忙完的林薄，低声对路小遗道：“小遗，你凭啥帮他？”

“没啥，就是缘分。再说了，要不是有您和干妈，我也是没爹没娘的孩子。”

路小遗提起这个，孟大强就不再说话了。孟大强知道这里头的起因是两人都是没了父母的孩子，而且还一般大小。路小遗八岁没了养母奶妈，之后的头两年，为了生存他什么坏事都干过。孟大强夫妇也就是看他一个娃娃可怜，接济了几口吃的，他就能在孟大强快死的时候，把自己攒的全部家当拿出来，为孟大强求药，后来梅金云又认了他做干儿子，他这才有了家。

“小遗，你也13岁了，再过三年就没机会参加遴选了，你得抓紧点。”孟大强劝了一句。参加遴选是唯一能改变身份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的成功率低得吓人，每十万人里头能过一个就不错了。

林薄勤勤恳恳地在孟家做事，再苦再累他都咬牙坚持下来了。三天过去了，这日他早早起来，又要去帮忙浣纱，却被路小遗叫住：“今天别去浣纱，跟我走。”



第三章

D A G U I J I A S H I

少年不跪

路小遗和林薄骑的还是那头木牛。路小遗不过是给木牛换了几个零件，用油壶倒了点油进去，现在它走起来居然没有“嘎吱嘎吱”的刺耳的噪声了，轻微的摩擦声与之前的声音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小爷，之前为啥闹那么大动静？”林薄想不明白，问了一句。

路小遗露出嫌弃的表情：“你傻啊，这是给千机门办事处送货，闹那么大动静找抽呢？再说了，那几个关节部件用的材料是玉木，润滑油是千机门特制的，死贵死贵的。”

自知智商不如路小遗的林薄真想抽自己一个耳光。

这次，路小遗给木牛套了车，搬运货物的活则全是林薄的。

送货的人排了几十米的队，路小遗背着手踩着八字步往里走，其他人纷纷往两边移，让出一条路。

千机门办事处摆着一张桌子，验货人是一个岁数不大的少年，名叫韩兵，此时他脸色极其难看，说话极其难听，将一个匠人骂得低头不语，无地自容。

“就你这手艺，十个傀儡能过一个都算祖坟冒青烟了。别人都说你手脚不灵便，要我说，你手脚没问题，就是缺心眼。这次给你个机会，东西拉回去返工，下次再不行，以后别接活了。”

匠人们见了韩兵都恭敬得不得了，恨不得直接把他供起来。林薄见到此情景，颇为眼红，心想，将来我也会这么一天的。

路小遗来到桌子前，韩兵一看是他，脸色有点异样，接过他做的傀儡扫了一眼：“你的活不用验，直接过，走西边的道。”

正说着呢，出来一个戴着面纱、身段婀娜的少女，韩兵见了她，极为恭敬地作

了个揖：“大小姐，您怎么亲自来了？”

“你做事毛手毛脚的，我不放心。”少女的声音非常温柔，路小遗听了，顿觉骨头轻了二两。他再看那少女露在外面的手指，如白玉一般，比起匠镇里其他女人粗糙的手，不啻云泥之别。

“大小姐，送货的人就是他，路小遗，匠镇里头数他的手艺最好。”

少女看过来，路小遗还比较镇定，昂首挺胸，竭力让自己看上去器宇轩昂一些。林薄则极为不堪，眼睛直直地盯着少女。

少女说话声中带着不悦：“哪来的呆子？瞎看什么？”

韩兵立刻过来，对着林薄狠狠地踢了一脚，将他踹倒在地，正欲用脚踩他脑袋时，路小遗不动声色地上前一步，挡在林薄面前：“算了，他是跟我干活的，给个面子。”

韩兵眼睛一翻，道：“你算什么东西，要爷给你面子？让开，不然我先弄死你。”

送货的匠人纷纷后退，生怕引火烧身。

“我不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干活的匠人。你把他打坏了，我没了助手，下次送货的时间就不能保证了。”路小遗表面上不卑不亢，其实心里却在暗暗骂娘，埋怨自己怎么带了这个蠢货出来。

韩兵虽然在千机门只是个下人，连个外门弟子都不算，但也不是路小遗这种凡人能惹得起的。路小遗的表现引起了面纱少女的注意，不喜吵闹的她不耐烦地开口道：“多事，让他赶紧把货送到我院子里。”

说完少女便转身走了，看她的背影，走路的时候上身不动，像飘着一般。

在路小遗的眼里，她就是个活仙女啊。

林薄躺在地上，也看呆了，心想，她救了我。

路小遗如果知道林薄此刻所想，一定会把这小子丢进粪坑，淹死他，然后啐上一句：小爷为你冒了这么大的险呢！

林薄爬起来，牵着木牛往西边走，韩兵心有不甘，追上来又对着他狠狠踹了一脚：“你跟着做什么？也不怕弄脏了大小姐的院子。”

林薄被踹了个狗吃屎，趴在地上，心里暗暗发狠，我一定要成功通过遴选，将来报这两脚之仇。

路小遗停下脚步，转过身，盯着韩兵，恶狠狠地开口道：“姓韩的，千机门人